

衢州文獻集成

〔史部〕

第
84
冊

衢州文獻集成

黃靈庚 諸葛慧艷

主編

〔史部〕

第
84
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八四冊目錄

〔民國〕開化縣志稿二十四卷（卷二十二下至二十四）

汪振國等修 龔壯甫等纂
民國抄本

..... 一

衢州鄉土卮言二卷

（清）鄭永禧纂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6）刻本

.....

一六三

三衢孔氏家廟志一卷附錄二卷

（明）沈杰纂

明嘉靖刻本

.....

二六七

爛柯山洞志二卷

（明）徐日炅纂

舊抄本

.....

四四五

第十二冊

卷十二下 藝文

卷十二 雜錄

卷十四 大事記

開化縣志稿
民國三十一年



開化縣志卷二十二

藝文志下

文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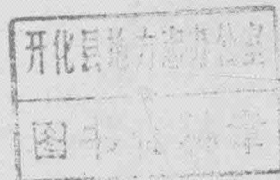
文詩詞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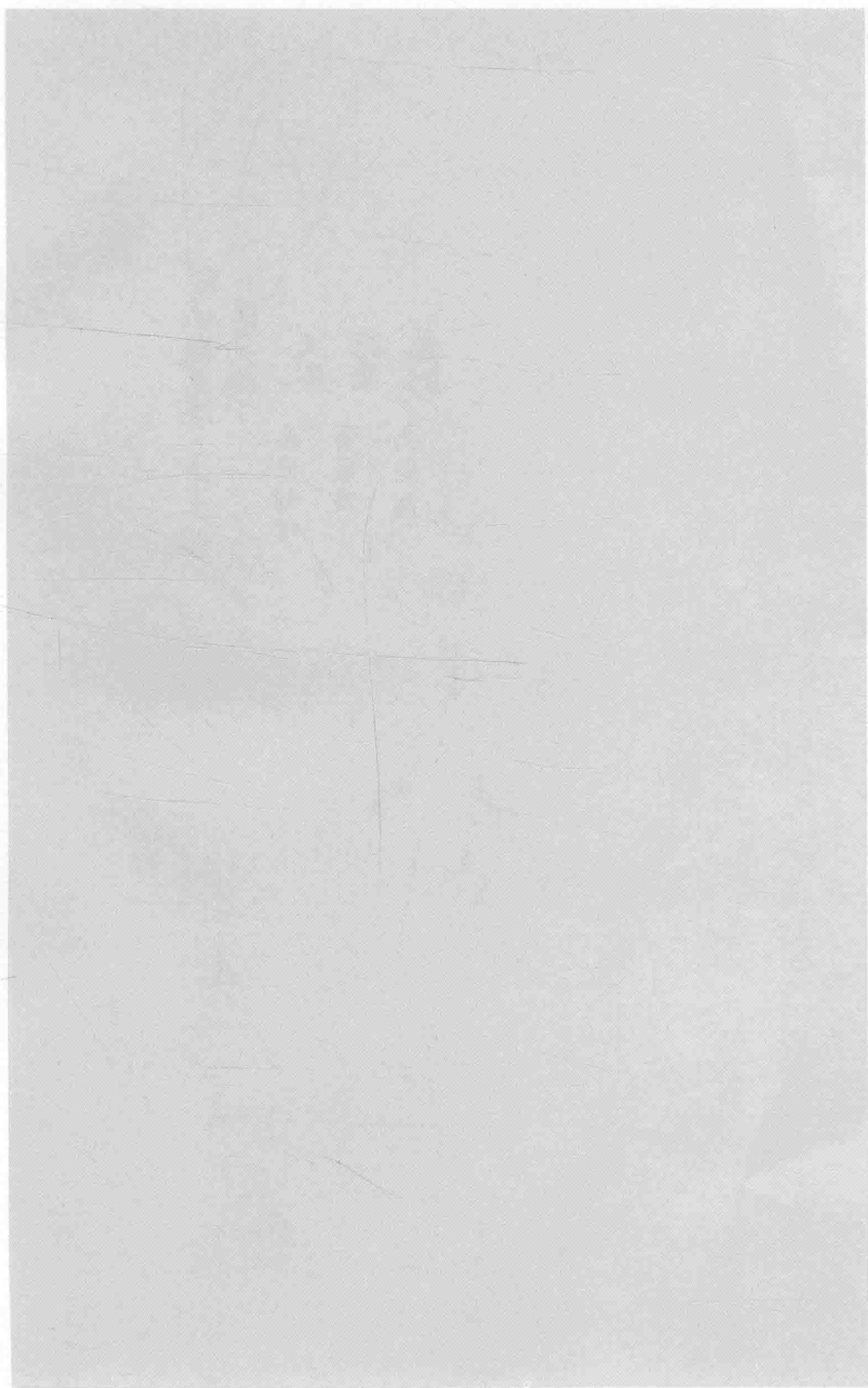
雜藝

書畫附

雕刻

武術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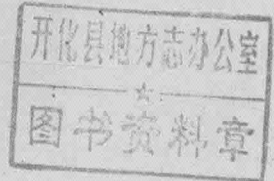




開化縣志卷二十二下
北山小集序

葉夢得

紹聖末予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為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予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林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文學風節卓然有立不獨見於文者即為教書於當道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哉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概論其過一亦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盡彙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之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問之者復得閑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遲為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譽論之當孔門時固已患直道之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眾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然不能廢也道方政道阻齟齬初一夫懼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不敢



不謂然。其善之教與。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過。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竄次其平生所為文。歛屬余為叙。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十四五。而蓋以近所著為四十卷。天既以是假教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社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紹興十年。詔重修哲宗史。復起教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教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舉人而止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歸之。教道名俱。今為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漢儒授經圖叙

程俱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后。死為之服。桓榮傳明帝於

東宮及即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義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尋。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教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間。韓愈抗顏於元和之後。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己。或必作為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王珪、魏徵、李翱、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為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為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為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名。後世議者。至謂西漢之亡。以張禹。亦號博通諸經。然固災異之對。汪氏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以存亡之機者也。亦且不顧方懷姙而徇利。豈其志本在於青紫哉。耶。抑天資然也。後之君子。一志於見賢者。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余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才祖三降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

以學問文章為一時宗師學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荆公出以經義授東南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間許子瞻以文章主英傑之盟亦云盛矣余臥病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所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其籍不見焉且浮屠氏以釋迦諸佛傳心印與入講解之宗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師吾儒師承之道乃今幾焉所為學宦師弟子如道相遇於途耳豈可哉六一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固以漢儒授經為圖以心口漢興之風範二

麟臺故事後叙

程俱

右麟臺故事五卷紹興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臣宗尹參知政事臣守恭知政事臣某上言祖宗以來館閣之職所以養人才而任使一時名公卿皆由此遂出崇寧以後選授復輕自軍興時迫務者冗官益繁今多難未弭人才為急四方俊傑號召日至而職事官員缺大小殆無以處事臣等若緩而急者此類是也謂宜量復館職

以待天下之士。制曰：其復秘書省置監若干。監一人，丞著作郎、正字各一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其省事所應行，除官到條具上尚書省。三月甲辰，詔以朝請郎直秘閣臣程俱試秘書少監。臣愚無似，初以編修國朝會要檢閱官寓館下，又再佐著作。今茲修廢官以舉全典，又以人之首被久虛之選，踧踖懼不稱受職之始，則按求簡牘，皆無有。竊念昔三入秘書省，皆以簿校隸太史，頗記祖宗三館故事與耳目所見聞。老吏奔散，死亡之餘，亦尚有存者。或收拾故牘，煨燼泥塗中，參考裁定，條上尚書。請置孔目官一人，稽書吏十有二人，專知更一人，其誰何繕治守藏防閑庖牀之徒，卒不過八人。其按典文書法式期會庸稍人徒，皆如舊格。祭以近制從事。尚書以閏制曰：可。於是士庶始有以家藏國史實錄寶訓會要等書來獻者。國有大體大事，於茲有考焉。而校郎正字又雜以祖宗之制，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臣俱謹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太史正歲年以敘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與夫所謂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者，今於書省置書有之，記有之，注有之，降名稱不一，要

為史官。故唐龍朔中。以秘書監為太史。少監為蘭臺侍郎。今有司文書。散缺尚衆。例從有記。按以從事。靈輿或生。而典籍之府。憲章所基。漫無紀述。以備一司之守乎。昔孫叔虞司晉之典籍。反有聲之二子。蓋之故伯虞之后。在晉為籍氏。有革之后。在晉為董氏。則談狐是也。臣哀緒寒遠。雖非世官。然身出入麟臺者。十四年於此矣。則其纂故事。裨闕文者。亦臣之職也。因採摭三館舊聞。簡冊所識。比次續綴。事以類從。法令略存。因革咸載。為書十有二篇。列為五卷。錄上尚書。副在省閣。以備有司之討論。臣俱昧死謹上。

梅花詩序

張道洽

梅花風味在淵明。則為數條佳花。在少陵則為八詠疎放。在知不足則為暗香疎影。三君子者。梅花中人也。故其詩如此。予嘗為三海。蓋常道羅浮山下。登廣平堂上。歲寒心事。於梅最深。已未冬。歸舟載月。赴曲江祠。其風度得評梅教首。丹山翁先生。適持使節延而飲之。酒舉一白。雪相似。惜春春。知之句。丹山擊節稱賞。蓋其最常。

薦予於朝，以為趨向。聞雅有隱君子風操，豈變化亦入梅花品格者乎？別庚嶺十年，留此面與梅花相見，無一點愧色。故山雲卧，因取餘篇，讀成小集，索共簷梅一笑。但未知視三君子風味何如耳。予詩似梅乎？梅似予詩乎？黃梅夜半，當持叩井山消息。

實齋梅花詩跋

施 恕

先生張實齋詠梅詩餘三百首，僅存什一於瀛奎律髓。此集則愈急方二宜先生所珍藏者，茲用錄梓，與溪內詩家共其標格風味。方虛谷已有評論，予復何言？實齋諱道洽，字澤民，登宋端平二年進士，惜乎位不滿才，官至池州鈐判云。

張澤民詩集序

方 回

不純乎天理，公論不盡不拔乎流俗，人品不高，然獨是以自標，則孔融嵇康不容於曹馬矣。必知此者，始可與語陶淵明之詩也。淵明詩人皆以為平淡，細讀之，極天下之豪放，惟朱文公能知之。詠荆軻三良桃源諸篇，其氣可見，而托物寄興於杯酒蘿菊之間，其規矩溫父子劉裕居臣，猶覆中蟻蝶也。實齋先生諱道洽，字澤民，家衢

之開化生於開禧元年己丑史端遠親濟王時居年二十一矣年三十一端平己未
進士第西山真先生其座主也淳熙長年六十四考舉及格班政在寓所一夕飲
醉明發弗興視之卒景定甲子子幹江東庾幕君劄判池州軍事長乎二十二歲而
下交於予其於詩如莊子所謂斲輪削鍼解心承調志不分而凝於神者口不臧否
人物而胸中有淫渭與客酣吟談笑得詩令左右筆之動數帝國美精熟雖極力鍛
鍊者不逮無一語不平淡而平放之氣自不可掩舊詩亭不得全見之而得其詠梅
詩極多篇有意句有韻試嘗思其源則與予密言謂開禧嘉定寶慶端平以來
無公論濟郎之冤諸若大儒託言且末而不究其本綱常泯滅此口極口當宋氏之
亡實由於此然此張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以為綱常泯滅世道淪胥將在
於此猶遠號為華佗曾之政清之理為華佗遠之政而化實不更痘根瘡證愈深愈
固此淳乎天理之公論惟君一人能言之君既仕御黨後進有扶高糾由邪逞者往
往位執政從官君一不挂齒惟從徑歌公霖之死哭之甚哀屢為詩以悲之嘗為

廣州理掾經畧帥馬天驥其里人以居越王臺懷古詩為識已歲刻通郡幕獨遺君
朔齋劉公震孫將舉君天驥又據以畀他人此不謂之人品拔於流俗者乎豫章徐
琦子蒼泓制檄抵秋浦予唱君和云詞林日凋跡生意不復新慎勿為嶠奇嶠奇
驚世人玉堂老仙波過海走一巡昨天賞罰之語言累其身蓋君之意以見微謂不
當揭所有以自標於世也居歿已十四年予篋中藏君詩三帙惟與予同官時往來
詩最多摘選如予首存其意與學者共之庶或傳之不朽焉

學古編序

吾衍

于莫利器也補履者莫能用機梁木材也室窳穴者莫能舉故求此道必得於此道
則達於此道矣既達矣止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氏治水水之道也河使之流道使之
注山泉之蒙尾閼之虛不相與達斯所謂道偶得此說因寫為學古編序大德四年
五月二十五日貞白居士吾衍

湖山堰詩序

吾衍

越錄古稱不毛，衝開化又越絕壤。至漢其地始到中國，山四塞不剖斷，無廣原大川，居民緣崖阜，線路側出，後不瞻前，右不見左，並山為田，田磽廝狹，為他州劇，其山勢掣電奔，故不顧。若飄風駕雲，漫不見踪跡，其水皆自高走下，剽悍湍激，無異高屋上建瓴也。聚百十水，始曰溪，匯數十溪，僅容舟，予嘗溯浙江，所歷灘相屬，直漉輒數丈，少亦不下七八尺，舟行猶驚鳥投林，而莫適所止，蓋等大浪灘而上，不知其幾灘，幾高哉！宜其水傾而不停也。山出而不顧，水傾而不停，其地高即涸燥，田又易旱，民耕其間，必截溪築堰，壅水溉田，中始可耕，不然，雖水潦泛濫，朝溢夕乾矣。十里之溪，堰據三之二，彌望如魚鱗相疊，然溪流側淺，而築亦甚易，延祐七年秋旱，開化尤甚，所在陂堰盡竭，歲不登，量所入量量，又不足以更費，湖山去堰三十里，舊有堰，溉田二頃餘，里人徐君所築，至是旱，徐君之孫君衍復率眾改築新堰，湖山獨有年，諸兄作詩以歌之，且因劉伯英介劉思誠來求余叙，余美君衍之為，嘉伯英之來而重思誠之請也，故不辭，夫開化絕壤也，田少而易旱，君衍獨能改築堰以灌田，此惟能備